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最适合 9—16 岁孩子阅读的经典译本

小海蒂

一个来自瑞士山村的小姑娘带给人们的启发

HERI

Juana Spyri

[瑞士] 约翰娜·斯比丽 著

慕宜君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小海蒂

一个来自瑞士山村的小姑娘带给大人們的启发

HEIDI

Juana Spyri

[瑞士] 约翰娜·斯比丽 著

慕宜君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海蒂 / (瑞士) 斯比丽著; 慕宜君译.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4
(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
ISBN 978-7-5399-7088-2

I. ①小… II. ①斯… ②慕…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瑞士—近代 IV. ①I5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9474 号

书 名	小海蒂
著 者	(瑞士) 约翰娜·斯比丽
译 者	慕宜君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姚 远
文字编辑	聂 斌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088-2
定 价	22.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上山来到阿尔姆大叔身边·····	1
第二章	和爷爷在一起·····	12
第三章	山间牧羊·····	19
第四章	在奶奶家做客·····	30
第五章	有客来访及结局·····	41
第六章	新生活新篇章·····	50
第七章	罗丹·梅尔小姐糟糕的一天·····	57
第八章	一片混乱的豪宅·····	70
第九章	赫·泽塞曼先生听说了新鲜事·····	79
第十章	又一位奶奶·····	85
第十一章	海蒂的得与失·····	93
第十二章	豪宅闹鬼·····	98
第十三章	山间仲夏夜·····	107
第十四章	礼拜的钟声·····	121
第十五章	远行的准备·····	133
第十六章	故友来访·····	139
第十七章	报恩·····	147
第十八章	德夫利村的冬天·····	155



第十九章 冬天还在继续·····	165
第二十章 远方朋友的消息·····	173
第二十一章 爷爷家生活的继续·····	186
第二十二章 突发事件·····	193
第二十三章 要说再见了·····	205

第一章

上山来到阿尔姆大叔身边

坐落于大山深处的梅恩菲尔德村庄，古老而又静谧，一条羊肠小道穿过大片绿草甸从山顶蜿蜒而下。山势陡峭险峻，从一边望去，崖高谷深，深不可测。小路崎岖不平，直达山巅，山路越往上越荒凉，走不多远就能闻到山野青草特有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

这是六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两个身影出现在这条羊肠小道上，此刻，她们正艰难地向上爬着。一个是身材高大的姑娘，另一个小女孩则紧紧拉着她的手。女孩皮肤晒得黝黑，小脸热得通红。这一点也不奇怪，尽管是六月的艳阳天，但这孩子的穿戴却像是要抵抗寒冬一样。她看上去最多不过五岁，也可能更小。她穿得实在太多了，一层套一层，还被一条红色羊毛大围巾裹了个严严实实，根本无法从身材上判断年龄。一双小脚上还套着厚重的登山鞋，攀登起来非常吃力，她已经爬得满头大汗了。她们俩走了一个多钟头才来到半山腰的德夫利村庄。这里是那位年长姑娘从前的家，一路上不停有人向她们打招呼。乡民们很热情，窗户口、家门口、大街上，到处都是向她们打招呼的身影。但她没有停下脚步寒暄，依旧步履匆匆。当走到村子尽头只有几家稀稀落落的农舍时，一个声音从最后一户人家的门后传来：“德特，等一下！如果你还要往上走，我跟你一起去！”

于是，姑娘停下了脚步，小女孩立刻松开她的手，一屁股坐在地上。

“海蒂，有这么累吗？”姑娘问。



“不是啊，是我太热了。”海蒂回答道。

“咱们很快就能到山顶了，最多需要一个钟头。加把劲，步子迈大些。”德特鼓励她。

接着，一个丰满结实、性情开朗的女人加入了她们。女人和她的老朋友德特走在前面，一路谈笑风生，兴奋地聊着德夫利村的人和事。小女孩海蒂则紧跟在她们身后。

“你打算把这孩子带到哪去？”刚加入队伍的女人问，“我猜，这是你姐姐留下的孩子吧？”

“没错，”德特说，“我打算把她送到阿尔姆大叔那儿，她得待在那里。”

“和阿尔姆大叔住一起！德特，你疯了吗？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敢说那老头很快就会让你断了这个念头，打发你回来的。”

“他是海蒂的爷爷，不会做这种事的。再说他也得为这孩子做点什么，到今天为止一直是我在照顾这个孩子。巴贝尔，老实跟你说，我再也不会因为她而放弃好工作了。现在该轮到她爷爷为她尽些义务了。”

“他要是和平常人一样就好办了，”胖胖的巴贝尔温和而坚决地说道，“你是知道他的。这么小的孩子，天知道他会对她做什么！这孩子绝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对了，你打算去哪儿？”

“到法兰克福去，那儿有个绝好的工作等着我呢。”德特回答道，“我伺候的一户人家夏天要去巴斯消暑，要我给他们看房子。去年他们就想让我过去，但是我走不开，现在他们又要去那儿了，还叫我过去。我也打算和他们一起，是时候拿定主意了。”

“真庆幸我不是这孩子！”巴贝尔惊呼，露出同情的表情，“没有人知道山上那个老头一天到晚在做什么！他从不跟任何人打交道，也从来不进教堂，偶尔下山的时候，手里还提个大棍子，所有人都远远地绕着他走。光是他那两道灰眉毛和那把大胡子，看着就够吓人的了。他就像异教徒，要不就是印第安人，总之没人敢单独



和他在一起。”

“那又如何？”德特不屑地说，“不管怎样他都是这孩子的祖父，必须照顾她。做爷爷的不大可能伤害自己的孙女。再说了，就算伤害她，也该他负责，与我无关。”

“我很想知道，”巴贝尔试探着问，“这老头像个隐士似的住在山顶，与世隔绝，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关于他的传闻很多，德特，你肯定从你姐姐那听说不少吧？”

“没错，但我不想重复我听到的内容了。如果传到他耳朵里，我就麻烦了。”

巴贝尔很长时间都想弄清关于阿尔姆大叔的种种情况。她不明白为什么他如此仇恨同乡，如此喜好独居；她不明白为何人们谈论他时总窃窃私语，一方面怕得罪他，一方面又没人愿意袒护他。另外，巴贝尔还搞不懂为什么德夫利村的所有人都叫他阿尔姆大叔，他肯定不可能是所有人的大叔吧？但不管怎样，她也按惯例叫他阿尔姆大叔。巴贝尔刚结婚不久，结婚前她一直住在山下的普拉蒂格，结婚后才搬来德夫利村。所以对于这村里曾发生的种种，巴贝尔不太清楚，对这儿的人也不太了解。德特就不同了，打出生起就和母亲一起住在德夫利村，直到母亲去世那年才离开。之后她去了拉加茨的巴斯，在那儿的大旅馆里做服务员。一大早德特就带着小女孩从拉加茨出发了，有个拉干草货车的朋友捎了她们一程，把她们带到了梅恩菲尔德村。巴贝尔觉得这是个满足好奇心的大好机会，千载难逢，不能放弃，于是就亲密地挽着德特的胳膊说：“我就知道能从你这知道真相，弄清关于他的所有传闻。你肯定知道所有事情，就告诉我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吧。他一向都这么躲着人，这么愤世嫉俗吗？”

“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不是一直这样呢。我才二十六岁，他都已经七十多岁了。别指望我告诉你他年轻时候的事儿啊。不过，要是你能保证我跟你说的不会传遍整个普拉蒂格，我就告诉你我



知道的一切。他和我妈妈一样，来自多姆莱斯。”

“怎么可能呢？德特，你是什么意思啊？”巴贝尔面有愠色，“流言蜚语在普拉蒂格传播力有限，况且我还是能管住自己的嘴的。”

“好吧，那我就告诉你吧。不过先等一下，”德特警惕地向后看了一眼，确定海蒂不在附近，以免她听到之后说出去。然而海蒂早已不见踪影。一定是她们两个聊得太投入，都没注意到孩子早已不知不觉地在她们身后消失了。德特停住脚步四处张望，小路虽然有许多岔道，但从德夫利村到这里的一段路还是能全都看见的。但这会儿这条路上却一个人也没有。

“我看到她在哪儿了！”巴贝尔叫道，“看那边！”她指着远离小路的一个地方，“她跟牧童和山羊一起正往坡上爬呢！奇怪，牧童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往上赶羊？不过正好，趁牧童照顾这丫头，你可以跟我说说那老头的事了。”

“哦，说到照顾她，”德特说，“牧童根本不需要管她，这孩子五岁了，满身的机灵，挺识眼色的。我总能发现她在留意周围的事儿。老头除了两只羊和一间草屋之外，一无所有。”

“他以前还有别的什么吗？”巴贝尔问。

“他？肯定有啊。”德特有些兴奋地说道，“以前多姆莱斯最大的庄园就是他家的。家里面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个弟弟。弟弟倒是文质彬彬的，不像他那位哥哥，整天游手好闲、挥霍无度，和一群狐朋狗友厮混在一起，又是酗酒又是赌博，愣是把好好的一个家败完了。父母知道以后，活活气死了。弟弟也因为他的缘故，从贵公子变成乞丐，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后来再没音信。阿尔姆大叔呢，除了一身骂名之外，什么都没了。最后他也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都下落不明。有阵子听人说他去那不勒斯当兵了，之后就再没他的任何消息。后来过了差不多十二年，要不就是十五年，他又重新出现在多姆莱斯，还带着个小孩！他想把孩子寄养在亲戚家里，但所有人都把门关得紧紧的，不愿意搭理他。经历这么一遭冷



遇后，他就发誓不再踏入多姆莱斯半步，然后带着孩子来到德夫利。他妻子可能是格劳宾登人，他们在那儿认识，然后就结婚了。可是结婚没多久妻子就死了。那会他应该有了点积蓄，因为他能把儿子托拜厄斯送到一个木匠那儿学手艺。托拜厄斯倒是很稳重，德夫利的人也都挺喜欢他，只是对那个老头，大家还是不放心。有传言说他在那不勒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被迫逃回来的；有人说是因为杀了人，当然不是在战场上，你懂的，而是打架斗殴。尽管如此，我们家也并没有否认和他的亲戚关系，我的曾外祖母是他奶奶的姐姐，所以我们叫他大叔。而我父亲这边跟德夫利的所有人几乎都能攀上关系，所以大家也都叫他大叔了。后来他搬去山上住，阿尔姆大叔的名字就随着他了。”

“那么，那个叫托拜厄斯的孩子呢？”巴贝尔听得津津有味，不禁问道。

“让我喘口气吧，马上就说到他了。”德特说，“托拜厄斯在梅尔斯学手艺，学成以后回到了德夫利，娶了我姐姐阿德莱德。结婚以后，小两口如胶似漆，感情非常好。但是好景不长，有次干活的时候，房梁掉下来砸到他头上，小伙子当场就死了。他们结婚才两年啊！大伙儿把尸体抬回来的时候，尸体已经血肉模糊，不成样子了。我姐姐吓坏了，受了刺激，当场就晕倒了，之后就一直发高烧，再也没有醒过来。她本来体质就不好，再加上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人一下就不行了，得了个没人知道她是睡是醒的怪病。就这样拖了两个月以后，我姐夫下葬了，我姐也跟着去了。这事闹得沸沸扬扬，远近皆知，大家都说他们命不好，是阿尔姆大叔不信上帝带来的恶报，应在他俩身上了。还有人当着他面说这话呢！我们的牧师用尽办法想唤醒他的良知，让他忏悔，但是这老头却越来越暴躁，冥顽不灵，跟谁也不说话。大家也都尽量躲着他。后来突然听说他要搬到阿尔姆山上住，再也不打算下来了。他恨上帝，恨人类，于是就一个人住在山边上，与世隔绝。我妈和我只好把姐姐留



下的小家伙带走养大,那时候海蒂才一岁。去年我妈去世,我到巴斯想多挣点钱,就花钱请老乌泽尔帮忙照顾她。乌泽尔家就在咱们村前面。冬天我一直待在贝斯,我既会缝衣服又会编东西,根本不愁找不到活做。今年初春的时候,我以前伺候过的一户人家就特地从法兰克福赶来,让我再到他家去,后天就动身。我跟你保证,那儿对我来说绝对是个好去处。”

“你真打算把孩子留给山顶的那个老头吗? 德特,你有这个想法太让我吃惊了!”巴贝尔责备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德特回敬道,“对这个孩子,我已经仁至义尽了,现在还想让我怎么样? 我肯定不可能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去法兰克福啊! 哎,巴贝尔,你到底要去哪儿? 咱们都一块走到半山腰了。”

“正好,我已经到了。”巴贝尔回答,“我有些事儿要跟老羊倌老婆说,她给我纺冬天用的纱呢。德特,再见了,祝你好运!”

德特和她的朋友握了握手,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巴贝尔则向那间深褐色的小屋走去。小屋离山道只有几步之遥,坐落在一个山坳里,这样能抵御些许山风。从德夫利到这的路程来看,小屋大约在阿尔姆山的半山腰。若是作为一个歇脚的地方,这儿还是不错的,但要是住人,就实在太破太旧,几乎摇摇欲坠了。当狂风从南边席卷过山的时候,里面的所有东西,从门到窗,无不东摇西晃,震颤不已。那些被蛀蚀的房梁被大风刮得颤颤巍巍,吱吱作响。遇上这样的天气,牧羊人的房子要不是建在山坳里,恐怕早就被吹到山谷去了。

十一岁的羊倌彼特就住在这里。每天早晨,他都要到山下的德夫利村把羊赶上山。山里青草肥美,羊儿们可以痛快地大吃一顿。

太阳下山的时候,彼特就赶着这群敏捷的山羊下山,一路跑跑跳跳回到山下的德夫利村。到村子里后,彼特把手指放在唇边,吹



出一声嘹亮的口哨，就会有人从家里出来领走自家的羊。通常领羊回家的都是些小孩子，听到彼特漂亮的口哨便应声而出。没有孩子怕这些温驯的动物，彼特也只有这时才有机会见见他的同伴们。要知道一整个夏天，彼特从早到晚都在放羊，真正在家的时间非常少，不过是早上起床吞下羊奶面包，晚上回来吃下差不多跟早餐一样的饭，然后拉上被子睡觉。他每天都得起个大早，晚上从德夫利回来又非常晚，因此难得见到朋友，所以见面之后难免聊聊天、大玩一场之类的。彼特和妈妈、还有瞎眼的奶奶生活在一起，他爸爸从前也是以牧羊为生，前些年伐木的时候意外死了。她妈妈本名叫布丽吉塔，但大家仍然都叫她“老羊倌老婆”，瞎眼奶奶也都被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叫“奶奶”。

德特原地站了足有十分钟。她四处张望，但是根本看不到一点儿羊群和孩子们的影子，她只得再往高处爬以便找到他们。高处视野果然开阔许多，向下望去，山坡斜插直抵山谷。德特一脸焦虑，来回扫视着周围的山坡，而这时候，两个小家伙正在远处沿着迂回的山路往上爬呢。彼特知道很多适合牧羊的好地方，那儿长满山羊爱吃的植物，有灌木丛也有青草地。他不喜欢在平坦的大路上赶羊，总爱挑这种崎岖不平的路走。此时，彼特身后跟着德特四处寻找的小丫头。因为里三层外三层被裹得严严实实，海蒂又累又热，满脸通红，只能勉勉强强、跌跌撞撞地跟在彼特后面。她一声不吭地盯着彼特，看着他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自在地跳来跳去，再瞧瞧那些细脚的山羊们，多么灵巧自在地穿梭在灌木和岩石之间啊。于是，她坐了下来，麻利地脱掉了鞋袜，然后起身解开红色毛围巾，丢在一边，接着开始脱外套。海蒂的外套外边还有一层礼拜日穿的礼拜服，德特为了省去带衣服的麻烦，直接把礼拜服套在海蒂外衣的外面了。海蒂三两下就脱掉了这些厚重的外套，然后直起身子，只穿着轻薄的短袖，把光洁圆润的小胳膊裸露在外面，愉快地张开手臂。海蒂把衣服叠成整齐的一小摞，然后蹦蹦跳



跳地加入了彼特的队伍，和山羊们一起灵活地爬上爬下。彼特开始没注意海蒂落在后面做了什么，当看到一身清爽的她站在面前时，禁不住咧嘴笑了，当他转身看见海蒂身后的那堆衣服时，笑得更厉害了，嘴巴都快咧到了耳根。但他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小丫头一身轻松之后，就准备了一筐的问题轰炸彼特。诸如他有多少羊啦，要带它们去哪啦，到那儿之后干什么啦，等等。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小屋那儿，也就出现在德特的视野里了。德特刚一看到两个小家伙的身影就大叫起来：“海蒂，你在干吗？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你的衣服和羊毛围巾呢？还有我给你买的新鞋，给你一针一线缝的袜子，现在都到哪去了？一件都没了！你在想什么呢？你的衣服呢？”

海蒂若无其事地朝山下一指，回道：“在下面那儿呢。”德特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远处依稀可见一堆东西上有一个红点。那红点毫无疑问就是羊毛围巾了。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德特怒不可遏，“脑子里想什么呢？谁让你把衣服脱了？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穿那么多衣服。”海蒂面无愧色，理直气壮地说。

“你这个没心眼的蠢丫头！没长脑子吗？”德特继续咆哮，又急又气，“谁给你跑那么远取衣服，来回得半个小时。彼特，赶紧下去给我把衣服拿来，别像个桩子似的杵在那儿，就知道瞪着眼睛看！”

“我没时间。”彼特漫不经心地答道，手悠闲地插在口袋里，无视德特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

“好吧，光那么瞪眼看是不可能让你挪脚的。”德特强压下怒火，“瞧，这儿有好东西给你。”说着她拿出一枚钱币，那枚硬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彼特立马跳起身，抄近道沿着陡峭的山坡飞奔而去，眨眼的工夫就到了那堆衣服跟前。彼特把它们卷成一团夹在腋下，一溜烟跑回来了，这样的速度，连德特也忍不住夸了他几句。把钱给他后，他就塞到口袋里，两颊放着光。毕竟这样意外的小小



财富并不常有。

“帮我把衣服拿到阿尔姆大叔那儿吧，反正我们同路。”德特说完就开始继续爬山了。小屋后的山路越往上越难走。彼特十分乐意帮拿衣服。他赤脚跟德特后面，左胳膊夹着那一大捆衣服，右手还挥舞着牧羊棍。海蒂则混在羊群中快活地又蹦又跳。过了大约至少三刻钟，他们终于到了阿尔姆山的山顶。阿尔姆大叔的小屋建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凜然暴露在山风之中，阳光也因此能够遍洒小屋。从小屋往外看，山脚下的小村一览无遗。小屋后面生长着三棵古老的冷杉，未经修剪的枝干遒劲有力。远处群山如屏，起伏连绵，山腰以下无不绿草如碧，往上却是怪石嶙峋，只见荆棘，山顶则是光秃秃的一片萧索。

阿尔姆大叔在小屋外靠墙搭了把椅子，坐在上面能看到远处的山谷。此刻他正悠闲地坐在那儿，手放在膝头，叼着大烟斗，看着远方发呆。这时候，海蒂、德特姨妈和一群羊突然映入眼帘。海蒂走在最前面，径直走到老人面前，伸出小手，有礼貌地轻轻说了声：“爷爷，晚上好。”

“呃……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叔粗声粗气地问，冷不丁握了下手孩子的手，浓密的眉毛下一双深邃的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海蒂。海蒂也毫无畏惧地盯着老人看，觉得这位爷爷的样貌真是令人印象深刻：长髯飘拂，鼻子上的两道灰眉毛都快长到一起了，浓密得像灌木丛一样。这时候德特也爬上来了，彼特跟在后面，他停下来瞧瞧将要发生什么事。

“大叔，您过的还好吗？”德特一边说一边走向他，“我今天把托拜厄斯和阿德莱德的孩子带来了，估计您都认不出了吧？您见她那会她才一岁呢。”

“你把孩子带上山到我这儿干什么？”老人冷冷地问。然后转向彼特喊道：“你，放你的羊去！时候不早了，把我的羊也带上！”

一声令下，彼特立刻乖乖离开。老人冷峻的目光一扫，彼特半



分钟也不想多待。

“孩子带来是要和你一起住的。”德特回答道，“四年来我对这个孩子已经把该尽的义务都尽了，现在轮到您了。”

“是这么回事啊。”老人若有所思，犀利地瞄了她一眼，“那要是你走以后，小家伙无理取闹，又哭又叫，我怎么办？”

“那是你的事。”德特反驳道，“要知道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交到我手上，我妈和我两个人起早贪黑、累死累活，我跟谁抱怨过？现在也是时候为我自己做打算了。除了我们，你是这孩子唯一的亲人了，如果你管不了她，那随便你怎么办。但我得提醒你，如果你对这孩子不好，是要负责任的。我想你没必要再给自己的良心添负担吧？”

其实，此刻的德特已经为自己做的事感到良心不安了，失控的情绪导致她说了一大串让自己也瞠目结舌的话。当她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大叔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那眼里的寒光让德特不自觉地倒退几步。他大手一挥，吼道：“赶紧滚！哪来的到哪去，别让我再看见你！”

德特不等他说第二遍就赶紧走了。“那么再见了，还有你，海蒂。”她叫着，然后飞身下山，一步不停地跑到山下的德夫利村，仿佛身体里有部发动的蒸汽机推着她往前走一样。直到到了村子里，德特才松了一口气。村子里的人都认识德特，也都知道海蒂的身世。人们都很好奇德特到底对海蒂做了什么，每扇门每扇窗后都有一个声音问道：“那孩子呢？”“德特，你把孩子放哪儿了？”德特越来越不耐烦地回答道：“送到山上给阿尔姆大叔了！”“没听见我说吗？给阿尔姆大叔了！”

于是，女人们开始责备她。先是有人大叫起来：“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然后另一个人接着喊道：“真难想象你会把这个无助的丫头扔在山顶上！”谴责的声音越来越多，“小可怜啊！小可怜！”德特都走远了，骂声依旧不绝。德特无法忍受，一溜烟跑了很远，直



到听不见人们的声音才停下。这孩子命苦，她妈妈临终托孤……想想自己做的事，德特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但她转念一想，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多赚些钱，然后就能多为孩子做些事了。况且，终于能远离这些多管闲事小题大做的无聊的人们，真让人一身轻松。于是她重又满怀欣喜，由衷地为自己终于能没有顾虑地奔向幸福之地而感到高兴。

第二章

和爷爷在一起

德特一走，老人就回到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坐着，嘴里叼着大烟斗，时不时喷出浓浓的烟圈，盯着地板一言不发。这时候的海蒂正满心欢喜地打量着自己的新家。她东瞧瞧西逛逛，发现小屋旁边还有个小棚子，原来是羊圈，偷偷往里面看去，里面空空如也。海蒂继续探索着她的新世界，很快便来到了屋后的冷杉树下。一阵大风穿过树杈呼啸而过，在树梢上发出怒吼一般的咆哮声。海蒂站在树下静静地听着。稍后风声渐弱，海蒂这才继续探索起小屋周围的角角落落。走到最远的一角时，她发现自己绕了一圈又回到爷爷这儿了。海蒂看到爷爷还保持着她离开时那样的姿势坐着，便走到老人面前，双手背后，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爷爷抬起头来看她，海蒂依然纹丝不动。“想干嘛？”爷爷问道。

“我想看看您的房子里有什么。”海蒂答道。

“那进来吧。”爷爷站起身来，带海蒂向小屋走去。

“把你的那捆衣服拿进来。”爷爷朝跟在身后的海蒂吩咐道。

“我再也不想穿它们了。”海蒂干脆地回答。

老人转过身来，饶有兴趣地望着海蒂，小丫头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里满是兴奋和好奇。“这孩子倒是不傻，”爷爷小声咕哝着，“可那些衣服你为什么不要了呢？”爷爷大声问道。

“因为我想像小山羊一样，有双又轻又细的腿，能到处跑。”

“呵呵，只要你愿意，当然可以。”爷爷说，“不过你得先把它们拿进来，咱们得把衣服放到壁橱里。”